

狼中時節
燕對嘆息
易才夾禱
厚肅謙虛

不情尚
尺民圖
壽山章

壽山章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辭命一

張純

周書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國語下同。僖公二十二年。初。井。昭。公。有。

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歸。齊師大敗。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殺太叔。納王。晉侯朝。

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

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太叔即井昭公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常氏曰。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辭

辭不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晉我先王

受也。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而有之。以供上帝山

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王祭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

正宗卷一

乙

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不度。不億度。而至之患。

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使各有寧宇

寧。安也。字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

無所利。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足以供

給神祇而已。豈敢馱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賦。足也。耳目。聲也。

色。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以臨長百

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

得。不。然。非。王。有。心。於。自。異。也。今天降禍灾於周室。余

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職。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

九州之長同。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其

姓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其

叔父實應自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憎惡也。

愚校且憎言口先良有言曰：改王改行。土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

卑遲速有節言服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

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裕寬也。更姓易姓。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庸用也。謂為天子造

創制度自顯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

用於天下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也。流放若由是姬姓也，尚

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

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

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

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文公

正宗卷一

遂不敢請受地而還。愚按此篇要領在班先王之大物

變前之大章。蓋覆說此意也。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為不

世之大功。其請隧也。蓋寢寢乎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

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

辭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真可為告諭諸侯之法。

襄王止晉殺衛侯。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奔楚。元

衛侯入殺叔武。元咺出奔衛侯。以與晉人復衛侯。

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按叔武衛侯弟。元咺

衛大夫叔武守國。本無自立之意。元咺亦忠

於國。衛侯不察，乃殺叔武。故咺訟之于晉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

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

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

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夫君臣無獄也。獄訟今元咺雖直，不

之愬，欲殺衛侯。

可聽也君臣皆樹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

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宣三年左傳下同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莊也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杜氏曰雒水名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示欲偏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

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

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

正宗卷一

三

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

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

昏德杜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

所底止也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郊郊鄭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

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成二年晉師敗齊師于鞏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

夷戎狄不式王命杜氏曰式用也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

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後

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

其功所以敬親暱淫匿為譏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

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

而鞏伯實鞏伯名位不達於王室未有職司於王室

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權與以

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

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

能對華伯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昭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杜氏曰甘人甘大夫晉梁丙襄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

張趯皆大夫率陰戎伐潁陰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

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

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

為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加冠成禮而弁其如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

魑魅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信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

則戎焉取之

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啓在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

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

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

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

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祿反頰俘王亦使賁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傳春王正月二師圍郊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三十二年云云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杜氏曰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

畏之徙都成周周周狹小故請城之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

亂心以為伯父憂

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

我一二親暱甥舅不

皇啓處於今十年

謂二十三年

勤戍五年

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

于余一人無日忘之

念諸侯於力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

待時

閔閔憂貌

伯父若肆大志思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
公重耳也弛猶解也
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

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

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

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遠

屏晉之力也蚤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

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也徵召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

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

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

。 正宗卷一 六

於是焉在按周之望於晉者切矣而范鞅乃口雖有後事晉勿與知豈誠於圖王室者哉此伯業之

所以衰也

右周天子告諭諸侯之辭凡六事

辭命二

楚屈完對齊侯左氏傳下同○禧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氏曰楚界猶

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

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按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

不必責也仲豈憚乎哉吁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師也禹之征苗湯之伐桀皆明徵其辭蓋有諸已而后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齊桓之霸所謂以力服人而

譚心服者已而後可非諸人齊桓之霸所謂以力服人而譚成遂遷陽降鄆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

正宗卷一

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者其必斥吾之

惡以對方入國之師雲集而為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為諸侯羞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

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師進次

仲蓋計之熟矣嗚呼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師坎師退次于陘楚不服罪身楚子使屈完如師觀強弱師退次

于召陵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

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

以當雖衆無所用之屈完

諸侯盟

按屈完之對總數語耳皆足以折服

齊侯之心蓋善於辭令者也

晉陰飴甥對秦伯

五年秦伯伐晉秦獲晉侯歸穆姬請于秦伯乃與晉

平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杜氏曰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秦

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

痛其親為不憚征繕以立圍也圍惠公子曰必報讎寧事戎

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

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

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正宗卷一

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

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

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魯展喜犒齊師二十六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杜氏曰柳

下下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

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

在盟府。書載大師職之。聯主也。太公為大目。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也。」率循我敝邑用不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鄭燭之武說秦伯三十年九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氏曰：文公亡。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

「正宗卷一九」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

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

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

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

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

往來共其乏困，行李，李。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

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肆，申也。疆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

又欲肆其西封，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

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鄭子家告趙宣子文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杜氏曰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

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

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三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也敝邑以侯

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

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

輶卜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以請

正宗卷一

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以蕞陳事蕞勅也勅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

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晉朝八月寡君又往

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

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罪免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

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

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十又有言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祿蔭之處古字声同

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不德

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不德

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

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僮唯執事

命之僮晉鄭之竟言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

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

二月無壬戌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

彊令豈其罪也令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

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按鄭小國也子家辭

直而晉遽畏之以其壻為質若事大國焉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晉解揚對楚子宣十五年春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

正宗卷一

十一

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

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

使反其言不許二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

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

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

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

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霄霄廢隊也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信臣下臣獲考也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全是以歸

齊國佐對晉人

成二年六月季孫行父滅孫討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卻克衛孫良大曹公子首及齊伐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輿擊馬陞杜氏曰立輿馬陞皆齊邑齊侯使賈

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王不可則聽

客之所為賈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

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使離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王命且示以不孝令也詩曰孝

子不匱求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類能以孝道長錫其志類若以不孝

正宗卷一

十一

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五子疆理諸侯

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代齊循無壘東行易

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

為盟王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

欲焉樹立也齊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而撫

之以役王命役事今五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

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

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諸侯害不然不見寡君

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

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

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昔城借一

欲於城下借一戰敝邑之卒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鮮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明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智瑩對楚子成春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

正宗卷一

十三

杜氏曰邲之戰楚獲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瑩父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

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

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

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也紓緩名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

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累繫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

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已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

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

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

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
封疆雖遇執事遇變其弗敢違違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
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
而歸之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成二年晉使齊人歸我文

穿來云杜氏曰齊服事晉故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杜氏
曰餞餞私焉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
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

正宗卷一

十四

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餞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

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

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

極之心反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

猶喪妃耦而况霸王霸王將德是以用也而二三之其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

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

以敢私言之

晉郤至荅楚子反十一二年宋華元

古九合晉楚之成

晉卻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

焉杜氏曰縣鐘鼓也卻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驚而走

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拒此兩君子見之禮子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

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

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

以訓共儉享有體薦故兒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看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

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

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干扞難而扞及其亂也諸侯貪

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甘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輿詩之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爪牙今吾子

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

入卒事歸以語勞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

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代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晉侯使呂相絕秦夏四月

晉侯使呂相絕秦杜氏曰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已命曰昔逮我獻公及

穆公秦穆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

夫人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秋梁舉所恃大

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

于晉信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信十五年秦伐晉獲

惠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於晉文

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草行為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

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

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

誣秦事在信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

言人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造此意文

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弔不見傷蔑死我君

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傾滑滑國都於費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

隕是以有殽之師在信三十二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

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闞克歸楚求成事見

文十四年文元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穆襄即

卅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闕

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賊

食木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俊入

我河曲俊改伐我涑川浮我王官涑水翦我羈馬我是

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

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利望而共盟利

吾有狄難謂晉滅路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郤交夷我農功傷

正宗卷一

十七

也也凌劉我邊垂凌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

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秦穆使伯

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

以追念前勲言誓杲就景公即卅我寡君是以有令狐

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稱君誤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

誓曰狄及君同州及與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厲

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

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

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

與晉出入往來猶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

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聵就

寡人疾亦痛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

退承君之意以承君之意以豈敢徼亂微要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

之俾使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

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年以正秦罪

魯使聲伯請季孫于晉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晉侯以叔孫僑如之

正宗卷一

十八

謀不見公又執季文子

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杜氏曰鄆魯西邑使子叔

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蔑馯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

聞之矣聞其淫惡情於穆姜而欲去季孟也若去蔑與行父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

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

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

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鞮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

肆也肆賤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

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

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晉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

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

采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燹獻于邢丘今楚來

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馮陵

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

皇服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

兄即其子弟夫人秋痛夫人猶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

正宗卷一

二十

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

介行李告于寡君介獨使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

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鄭公子駢與晉盟襄九年己亥

同盟于戲杜氏曰鄭服將盟鄭六鄉公子駢駢

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公孫輒子公孫蠆子公孫舍子展

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莊

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

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

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

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自今日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此盟首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

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

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

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

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

於鄭乃盟而還載兩用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襄十四年春

正宗卷一 二十一

吳告敗于晉村氏曰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

楚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

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蓋苦之別名蒙荆棘以來

歸我先君蒙冑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

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

漏洩則職女之由也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且

與會與會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

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母是剪棄剪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

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外侵亦不叛昔文

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

有穀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常也秦師不復

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

踣之踣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

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也無中二也豈

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

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贖幣不通言語不達

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費焉曹閔也賦青蠅而退蠅清蠅也

正宗卷一

二十二

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成愷悌不信讒也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二十二年夏

晉人徵朝于鄭杜氏曰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

即位八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

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

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

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

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

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 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謂我敵邑邇左晉國暨諸 草

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楚亦不競寡

君盡其土實社地 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 以受齊盟齊

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工 貳於楚者子侯石

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奐 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 子矯老矣公孫

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 與執

燔焉助祭 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 四月又朝以

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 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

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也 至仍 無日不

惕豈敢忘職惕懼也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

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 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口實但有其實言而 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創也謂見剝削 敵邑是懼

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子產與汜宣子論重幣二十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董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杜氏曰寓寄也 曰子爲晉國四鄰諸

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幣僑也惑之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 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

諸侯貳貳離也 若吾子且 之則晉國貳賴持用之 諸侯貳則晉

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宗不壞何沒沒也沒沒之言將焉用貝

夫令名德之興也德也則令名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

無亦是務乎有德則示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恕思

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象

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

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遂入之

正宗卷一

二十四

鄭子產獻捷于晉杜氏曰獻入陳之戎服將事戎服軍

輿於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

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

女武王之長女胡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

公闕父之子蒲也而後為三國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

亂事在魯桓五年蔡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卒於是陳

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

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皆厲公子

奉戴厲公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也

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也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

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

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

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

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鄉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鄉士城濮

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桓機之發榮辱之主○按春秋辭命子產為最故論語稱之曰為命裨謀草創之也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然則辭命之所以善者蓋非一人之功也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

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杜氏曰充滿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閭闕闕門也

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

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

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曰請命請問踐垣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

不敢寧居采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

正宗卷一 二十六

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也

見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文公晉重耳宮室車庠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

路也易治也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圻人塗者諸侯賓至甸設

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處有所處賓從有代

代客代客巾車脂害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百所當得

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宿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不

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而諸

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

之限盜賊公行而大厲不戒厲猶災也言宿見無時命

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問晉命所止之配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

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

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

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

正原卷一

二十七

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

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子羽辭公子圍昭元年春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杜氏曰

舉介將入館館就客鄭人惡之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

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

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欲於城

為墮行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

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禮氏公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

廟而來莊王圍之祖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

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

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為寡君

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無罪恃實其罪備則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徵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

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

祀祀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正

月乙未入逆而出

晉叔向論鑄刑書昭六年

鄭人鑄刑書杜氏曰鑄刑書於叔向使論鑄刑書論遺

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已止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

糾糾設則民知爭端舉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

從勸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活活放懼其末也故誨之以

忠聳之以行聳懼教之以務時所使之以和說以臨之

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斷之以剛義斷猶求聖哲之上

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斷之以剛義斷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徵卒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卒以成其巧偽弗可為

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

子相鄭國作封血在襄三十年立謗政在四年制參君鑄刑

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

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肝聞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

不才不敏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見

箴戒為惠○按此私相規儆非辭命也姑附此

吳蹶由對楚子昭五年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欒麻之役杜氏曰役在四年

吳子使其弟蹶由搗師搗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

焉曰女卜來吉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

之以守龜曰余不獲人搗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

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為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今君奮焉震雷馮怒馮盛也霍執使臣將以曩鼓則吾知

所備矣敵邑雖羸若阜脩完完器其可以息師息楚難

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曩

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

其何事不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

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

乃弗殺

鄭子產爭承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曰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杜氏曰列地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所貢者多

正宗卷一 二十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

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懼弗給也敢以為

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

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

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

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

為國陵不成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杜氏曰王環同

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宣君

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

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文關其間鬼

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

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

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

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

以斥之何饜之有吾有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若韓子

奉命以使而求王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

二罪言又失位韓子成會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

亦銳乎銳細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庸

次比耦庸用也用次以文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

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救我無彊賈毋或

曰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

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之事

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

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錢宣子於郊宣子私親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禪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禪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孫而授兵似若救晉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下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禪憫然勁忽貌將以誰罪邊

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諛慝之間謀之以啓

貪人存為敝邑不利存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

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

子產有備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十九年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綵弱杜氏曰子游駟偃弱幼少其父兄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十九年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綵弱杜氏曰子游駟偃弱幼少其父兄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綵弱杜氏曰子游駟偃弱幼少其父兄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綵弱杜氏曰子游駟偃弱幼少其父兄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綵弱杜氏曰子游駟偃弱幼少其父兄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綵弱杜氏曰子游駟偃弱幼少其父兄

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之子產憎其為人憎一十且以為不順合子立叔

不順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一四為違衆故中立氏聳從懼也他日絲

以告其舅冬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

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

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二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

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父兄

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

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立猶憚

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天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

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君尋舊盟曰無或

正宗卷一 三十三

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繆平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子大叔對范獻子二十四年昃時王室亂尹氏立王子朝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

其緯釐寡婦也織者常苦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

及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

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磬矣惟壘之

耻詩小雅壘大器鉶小器常粟於壘者而所受磬盡則壘為無餘故取之

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起乃徵會於諸侯期

以明年

王子朝告諸侯

曰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杜氏

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按子朝乃周之庶

子不當立其告諸侯皆飾辭也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

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事文武之功杜

曰不致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

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文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

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害萬民弗忍居于于

彘不忍害王也遷謂此言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尚循與

一正宗卷一

三十四

位與治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

之政事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衍厥位幽王宣

順也愆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郈攜王

失也愆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郈攜王

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曰王

辛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鄆

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是兄弟之能用

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

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頽惠王庶叔也

王子叔帶襄王弟也值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晉文殺

叔帶鄭厲殺子釁為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曰

周其有頤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謂靈

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謂靈王位謂

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至于靈王生而有頤靈王定今

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王景王靈今王

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稔公也劉狄

謂先王何常之有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師

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

貫瀆鬼神貫習也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

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極

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謂未有攸

正宗卷一

三十五

底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不穀敝其難而則所願也

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

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

夭即世在十年單劉釐私立少以問先王問錯先王之制亦唯伯

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摠謂諸侯闕馬父聞于朝之辭

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抄此篇當制以其所陳多先王事姑存之

鄭游吉對士景伯三十年六月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畢首送葬魏獻子使士景

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杜氏曰在襄十五年今吾

子無貳何故弔葬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

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北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

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其職貢與其備御不

虞之患豈忘其命言不敢忘其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

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弔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卿晉之喪事故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執索也禮送葬必

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而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

也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十九年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王吏不

討恤所無也今天夫曰女盍從舊蓋何舊有豐有省不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

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衛祝佗爭先蔡定四年三月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杜氏曰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

楚之久留蔡侯故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曰文公合諸侯

夫曰會同難難得嘖有煩言莫之治也責至也煩言忿爭其使

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及臯馳將長蔡於

衛欲冷蔡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平莒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尹正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

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於周為睦睦親厚也盛德見親厚也以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禮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

氏之璜璜美石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氏六族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

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

受周公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

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

正宗卷一 三十七

物典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彛器官司百官也因商奄之民商奄

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

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伯禽時周公遣伯禽

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分康叔康叔

祖之伯禽以大路少帛帛雜帛也績茂旃旌績茂大赤取

為大呂鍾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

武父衛北界取於有闕之土以共王職有闕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時守以助祭泰山聃

季授上冊季周公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

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唐叔晉以大路密須之

鼓密須名闕鞞名沽洗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

一姓為九族職官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也夏虛大

五正五官之長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太原近戎

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

啓商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其間王室開道紂子禪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素連蔡叔周公稱王命以以車七乘徒七

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

卿士為周見之王而命之以蔡蔡為其命書云王曰胡

正宗卷一 三十八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

王之毋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

五叔無官豈高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曹文之昭

也文王子與晉武之稷也武王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伯

臚居甸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

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苦曰晉

重文魯申傳衛武叔蔡申午莊鄭捷文齊潘昭宋王臣

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

欲復文武之略略道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

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申包胥乞師于秦四年吳入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交杜氏曰包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

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

楚則與秦鄰建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若楚之遂亡

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也秦伯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

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

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

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吳師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十一年

十年春夏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氏曰夾谷即祝其

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

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

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倖以

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倖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

爲行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

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遠揖對無遠魯大夫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向不聞

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

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饗而既且是乘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微薄若秕稗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

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諷故以禮距之齊侯懷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

正宗卷二

四十一

魯子貢對吳請尋盟

哀十年

公會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杜氏曰尋鄆盟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固故心以制之義制其玉帛

以奉之嚭贊言以結之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

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

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可寒也尋重也寒欺也乃不尋盟吳徵

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

曰吳方無道子木衛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

吳方無道子木衛國無道必棄疾於人且雖無道猶足

以患衛為衛也往也長木之斲無不標也標擊國狗之瘼無

不噬也嚙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子鄭公及衛

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

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也以目辭也各以禮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盍見大

宰乃請求錦以行以賂也語及衛故若本不為大宰詔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子

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

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

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

乎大宰詔說乃舍衛侯

子服景伯對吳使者哀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

盟丑辛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杜氏曰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

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

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

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威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

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以半邾以屬於吳三百

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

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

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向景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

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謂大宰曰魯

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有職於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若不會祝宗將曰

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

而祇為名適為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陳羊尹蓋對吳字十五

正宗卷一

四十二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

而卒杜氏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吳子

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墮大夫

之尸廩然傾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羊尹蓋對

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

君使蓋備使備猶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

命墮隊絕絕世猶廿于良言棄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

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

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

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禮禮聘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

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

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

無穢霍士霍士霍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違于君

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

之傳言許尹蓋知禮按左氏辭命有其辭甚約而足

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然

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向皆無辭以見真可謂

善與賓客言者矣以其僅數語故不錄他故此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國

王宗卷一

四十三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曰王不如設戎約辭

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

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

焉既辭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

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韋氏曰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

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

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

踐而又有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

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委重

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心將殘伐越國越國

固貢獻之品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

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一人眩備

也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

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諒曰狐埋之而狐

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

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

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按句踐用大夫

種之謀為甲辭以驢吳果隨其計中此亦可為世戒故附焉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鞅也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

珩猶在乎珩佩玉也對曰秋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

也世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使無以寡君為口實毀弄

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女也以朝夕

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

鬼神順道其欲惡也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

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

之可居曰洲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

徒其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勞

虞者也齒象齒所以為弰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韃革

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所以共幣帛

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

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

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圍聞國之寶

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

陰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璠祀龜也龜足以憲臧否

則寶之憲法也取法也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金

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

寶之若夫諱置之美諱驚猶謹諱謂楚雖蠻夷不能寶

也微刺子

右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凡三十七事東萊呂舍

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

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

相謀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

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比也

